

立着和靠着

马包威

“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，而不是靠着”，沈尹默的一首短诗中蕴含的是略带倔强的“独立之精神”。他没有选择享受顶高之树的恩荫，而是以“自我”的姿态立于一旁。

现今社会，太多人依赖或向往着“靠着”的生活，富二代、官二代们靠于长辈的权财之下，无忧快速地跻身社会上层；国情决定了人脉的重要性，没有“关系”将寸步难行……于是，“自立”的品质就变得极为可贵。比尔·盖茨没有将巨额家产留给儿女，正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自立精神。物质上“自立”了，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。

如果说物质上需要“自立”，那么在学术研究或文艺创作中，更需要有“自我”的意识。这两字虽简单，真正做到却是何等不易。“鬼才”音乐家伊沃·波戈莱里奇曾说：“世间最难之事莫过于保持自我”。在各个领域中，总有前人的伟绩或权威观点在前，它们就成了一株株“顶高的树”，令人望尘莫及。我们的意志被它们产生的巨大的“场”所吸引。不少人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树下的倚靠者，难以跳脱既定的框架，为前人所羁绊。然而，也有人深谙要想有所突破，就必须摆脱“高树”的影响，在适度借鉴的同时保持“立着”，坚持自己的独立风格。黄庭坚之诗“无一句无来历”，但他并没有靠在树下，而是“点石成金，脱胎换骨”，从高树中汲取养分，并最终化作“立着”的基石。无独有偶，莫言在年轻时就深受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两株“高树”的影响，但他却这样说道：“人在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，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，独断专行。”他明白，如果一味靠近两位大师，自己就将被“蒸发”，于是，他坚持自己作品独特的“中国风”，用“立着”的孤傲姿态独立于文坛，最终捧得诺奖。“靠着”虽能通过模仿快速地攀升到很高的高度，却再难超越既有前人的成就。而此时唯一突破瓶颈的方法就是跳出树荫，“立着”挖掘自我的独特亮色，方能“在继承中超越”。

纵观人类历史，何止文学界是如此，几乎所有学科的突破性进展都需要有人“立出来”，发出震耳之声。卢瑟福不以自己的恩师汤姆孙为权威，不断研究终于发现了质子，在否定了“枣糕模型”的同时“打开原子世界的大门”；达尔文向“拉马克主义”发起了质疑，用一本《物种起源》为进化论奠基……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光荣的荆棘路上前赴后继地“立着”，科学才在推翻与被推翻中免于停滞不前，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。

因而，当我们在树下徘徊仰望之时，定需要多一分“立着”的勇气与精神，坚定地立足在自我这片土地上。也许最终，我们也可能成为又一株新的顶高之树。